

第六章 結論

誠如筆者在前幾章節所強調的，本論文的寫作最主要是受到王文進先生多年來對「南朝邊塞詩」研究成果的影響與啓發。筆者認為王氏的論述重點有三：首先，是用南朝所出現的一百多首邊塞詩作，以及庾信、王褒入北前，北朝仍少見邊塞詩作來作為證明，以質疑唐初史家所提出的「江左宮商發越，河朔詞義貞剛」¹的南北文學二分法。他認為這種二分法導致了僵硬的推理方式，所以有「先入為主的認為綺麗柔美的『山水』、『田園』、『宮體』、『詠物』諸體既源自南朝，則遒勁剛健的『邊塞』一體當然隸屬北朝」²的文學史觀，亦隱然有「重北輕南」的失衡立場。再者，王氏致力於探討為何極少具備邊塞經驗的南朝詩人能夠寫出為數不少的邊塞詩作之課題，而提出其原因應在於將南朝烽火不斷的戰爭經驗加入對邊塞的想像，使長江、淮河的實際戰線移轉到長城邊陲之地。此外，南朝邊塞詩中所呈現的大量「漢事」，王氏認為主要是南朝詩人對「北州神都的意識依戀」和「天漢雄風的攀附」所產生的結果。最後，王氏指出無論從詩歌的形式、內容和語言風格上來論，南朝邊塞詩都對唐代邊塞詩及宋代邊塞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最明顯的便是對樂府古題的延續和歌詠漢事的敘事方式。王氏認為由此更可再度證明，邊塞詩乃是形成於距漠千里、風花煙雨的南朝。

本論文與王氏最大的不同處，乃是從傳統文學史的觀點和邊塞詩中許多相類似的特質來看，而將初唐與南朝視為邊塞詩發展中的同一段時期來進行研究與討論。因此，本文實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即立論於王文進先生的研究基礎上，重新進行整理與爬梳，而大致以第二章第二節「南朝邊塞詩的發展」和第三節「隋

¹ 唐·魏徵：《隋書》（收入《二十五史》，台北：藝文印書館輯，開明出版，1962年），卷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文學傳〉，頁863。

²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233。

代與初唐邊塞詩的發展」，以及第三章第一節「喜以『漢事』為敘述題材」和第二章第二節「『閨怨』與『邊塞』的結合」等來進行更為細部的分類與較為詳盡的論述；第二部分最主要的論述包括有第四章「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中的時空思維—以「邊塞詩」與「山水詩」的比較為討論主軸」和第五章「初唐邊塞詩中時空結構的轉移」等，其中第四章是筆者在詳細閱讀文本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心得，並藉由多位學者的研究相輔而成，主要目的在試圖挖掘出此時期邊塞詩在文字背後更深度的內涵與更深層的詩人思維，並在最後整理成「二元對立的情調」、「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和「邊塞時空的不可超越」三點來論述，其中，也運用了多種西方文學理論，目的是希望能尋求出一種更恰當的詮釋之可能。第五章則獨立於前二章之外，專就隋與初唐時期邊塞詩的表現來討論；筆者希望藉由察覺此時期邊塞詩轉變的軌跡來凸顯它在銜接南朝與盛唐的獨特地位與意義；而為達成此一目標，筆者所選擇的考察面向為「敘事的『連貫性』和『戲劇性』的增加」、「『移步換景』的寫作技巧」和「時代氣象的轉變」等三方面。除了此二部分之外，在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南朝以前邊塞詩的發展」中，筆者採用了較為精簡的陳述，重點式地將南朝以前關涉到邊塞的詩歌作品作扼要的介紹，以勾勒出中國邊塞詩整體發展的狀況與長期以來學者較為忽略的部分，並希望能藉此來作為討論南朝與初唐邊塞詩發展的前置基礎。

最後，筆者再依照本論文的章節先後，為本文摘列出以下數點結論：

第一，相較於前代，南朝的確為邊塞詩高度發展的時期，不僅在數量上明顯增加，在樂府舊題的開發成果上，也大量地被唐人擷取運用，而使眾多題材得以延續傳承與拓展壯大。

第二，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在時空結構的安排上，呈現出幾個較為引人注目的特點，除了因將漢代經營邊塞的盛況視為典範和依戀中原而產生的「時空錯

置」，而「喜以『漢事』為敘述題材」之外，筆者認為，從「『閨怨』與『邊塞』的結合」來看，此時期的邊塞詩與宮體詩看似無關，實則緊密相涉，其關係實非常重要，因為這種將陰柔幽美的宮體情調寫入傳統認知上認為理應雄渾豪邁的邊塞詩，正是此時期邊塞詩相當大的特點。而這也證明了南朝的邊塞詩雖有其獨立的發展，在表面上看似當時詩壇的異軍突起，但卻也無可避免地受到當代宮體詩風的影響。

第三，基於對作品表現與詩人意志的雙向思考，且藉由與南朝山水詩的比較，筆者歸納出從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中，似有一股精心經營的時空思維和敘事策略。首先，詩中二元對立的情調相當顯著，而這與南朝為數不少的「閨怨邊塞詩」正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再者，相較於同時代山水詩所流露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和對時空轉換的冷靜處理，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中因抒寫的是出塞的「非情願動機」和歷代戰爭的死亡陰影，致使人與邊塞的自然山水乃出現了衝突的緊張和對立關係，以至於詩中的邊塞時空乃呈現出混亂與障礙重重，滿是不可超越之感，也突顯出個人孤絕困境和邊塞時空廣袤無涯的強烈對比。

第四，作為南朝與盛唐的銜接者，初唐邊塞詩確實在許多方面具有延續南朝但亦開始轉變的表現。除了在整體詩歌敘事上的「連貫性」和「戲劇性」的增加，也由於這時期的詩人有了較南朝詩人豐富的真實邊塞經驗，他們開始將南朝山水詩中「移步換景」的寫作技巧運用在邊塞作品中，而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因此它或可作為南朝詩人多為想像邊塞的證明。總之，若從整體看來，初唐邊塞詩所開始流露的時代精神和悲壯氣象，可說是為盛唐邊塞詩揭開了序幕。

本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進一步咀嚼英華而納為己用，並得以藉此將自我閱讀文本的心得抒寫出來，實應感謝中文學界提供筆者論述的舞台與空間。

惟本文所述議題範圍甚廣，且牽涉甚多，所以疏漏與思考不周之處必所在多有，而在此議題上延伸入盛唐詩論也有待成形，故本人實懇切盼望，願能就教於學界前輩與同學，且能與同好一起在這一相關議題上進行更上一層樓的研究！

